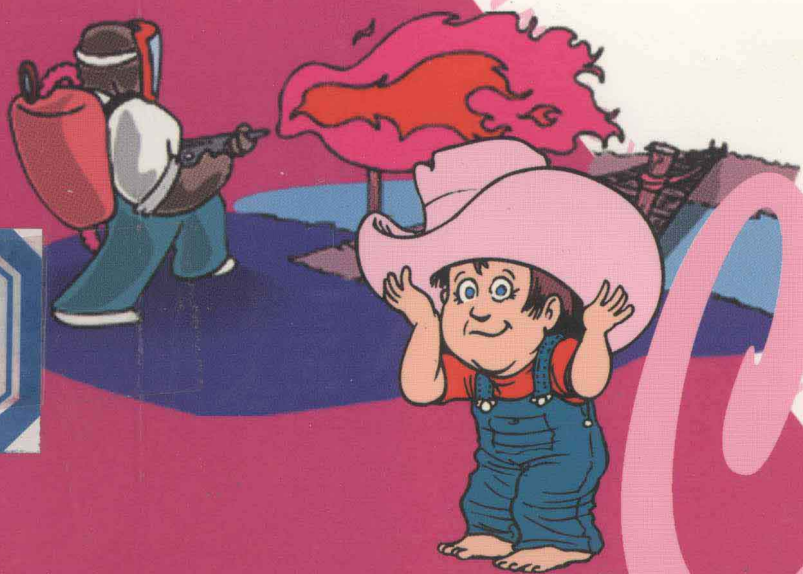


中华 学生科学探索丛书

文明

新天地

主编 / 纪容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明新天地

纪荣起 张平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编

纪荣起 张平

编 委

苟 妮 李 响 宁 霞 李 荣

周文国 李改肖 谢 燕 苗柳美

韩 伟 曹树光 刘 军 袁海燕

刘 程 刘建光 窦世涵 张 燕

徐 静 刘 涵 龚 然 展 招

邢石鹃 季珍明 孟 亮 刘国安



目 录

中国的“金字塔”	(1)
美索不达米亚奇迹	(22)
印加古城——马丘比丘	(29)
昌昌古城	(36)
神秘崛起的奥尔梅克文明	(42)
消失的大西洲	(46)
奥美加文化	(55)
复活节岛的神秘岛主	(66)
玫瑰石头城佩特拉	(71)
可敬的“古屋”	(84)
土耳其地下城	(90)
两河流域的奇迹	(97)
帝国文明毁灭的迷雾	(103)



学生科学探索丛书

石碑上的神秘人物	(108)
古印度文明的神秘毁灭	(113)
克里特宝藏	(116)
神秘的金字塔	(123)
法国卡纳克巨石阵	(137)
消逝的楼兰古国	(143)
是谁修建了比米尼大墙	(149)
玛雅奇迹	(153)
迈锡尼文明	(160)
亚历山大灯塔	(173)
南美地下隧道	(179)
印加黄金国	(185)
密特拉教的奥秘	(191)
古代神谕:是先知还是投机	(197)



中国的“金字塔”

三星堆文明的发现

现在的三星堆,早已名扬天下,但在 70 多年前,它不过是成都平原上一个极普通的村落而已,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浑然不知在自己的脚下,沉睡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在成都平原的广汉县城西约 8 公里处中兴乡(今南兴镇)有一座被称为“三星堆”的村庄,这里双河并流,北面鸭子河缓缓流过,南面马牧河从村边盘桓而去。在马牧河南岸原有三座黄土堆,像三颗星星一样,分布在东南面,它们什么时候有的,曾经用来做过什么,当地人谁也不知道;在马牧河北面有一高出地面如同月牙似的地段,叫月亮湾(今真武村),



与三座土堆隔河相望。虽说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风景,但在丰饶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映衬之下,也有几分风致,自古被文人雅士形象地誉为“三星伴明月”。

1929年,正是春播大忙季节,月亮湾农民燕道成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沟边挖坑,准备安放水车,挖着挖着,只听“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挖开泥土,出现了一块白色的石环,撬开石环一看,竟然是一堆绿莹莹的玉器!三人一时都惊呆了,祖父燕道诚毕竟见多识广,首先回过神来,四顾无人注意,连忙吩咐将石环盖好,依旧填上泥巴。当晚深夜,燕家全体出动,七手八脚挖出那堆宝物,一数竟有各种玉器和玉料400余件。这堆宝物实在太多太值钱了,燕家人狂喜之余不得不郑重考虑如何将它安全保存,以避免各种意外。当天晚上,他们将玉器分散埋在屋外多处地方。

4年后,燕道诚见没有动静,才零零星星地拿出来赠送变卖,并极力向世人隐瞒真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身后已打开了一个宝库的大门,而且再也不可能关闭了。

这些价值连城的出土玉器一上市,成都的古董市场立即闹得沸沸扬扬,有的古董商打听到玉器出



自燕家,纷纷上门搜求;也有的古董商为了赚钱,伪造了赝品出售,一时间,古董市场的“广汉玉器”炒得炙手可热。

广汉出土玉器的上市,立即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从1933年开始,考古学家们对月亮湾陆续进行了挖掘,根据大量玉器的发现,使他们推测,月亮湾三星堆一带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大规模对三星堆的发掘是从1980年开始的。曾共同构成“明月照三星”的三星堆,在这个时候,仅仅剩下半个,三星堆早已成为了当地砖厂制砖取土的地方。

1980年,南兴镇二砖厂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得知这一消息,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立即报告了省文管会,同年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至次年5月,发掘出了陶器和石器数百件,同时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时代有西蜀特色的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和墓葬4处。1982—1984年,又在这里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

至此,对“广汉文化”的考古正在逼近它迟迟不肯面世的最大隐秘处,但是,考古学界似乎浑然不知。在他们看来,对月亮湾和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固



然已有很大成绩,肯定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成都平原也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将西蜀文化的历史从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但是,没有城市遗址、没有大型青铜器、没有文字,这些作为文明社会基本标志的东西统统没能找到。而发掘出来的东西又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虽然地方色彩较浓,但仅仅是一个受商周文化影响的地区而已,其文明程度还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太多的遗憾笼罩在考古工作者们的心里,以至于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根本找不到“三星堆文化”这一名称。

黄金手杖惊天下

震惊世界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6年7月18日上午,在考古队划定的发掘范围之外,砖厂的工人们正在挥汗取土,突然“砰”的一声,什么东西被挖碎,碎块向四周溅去,一个工人拣起来一看,失声道“是玉!”原来是一块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碎了。考古队闻讯赶到,立即封闭了这个地方,并在当地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开始了昼夜发掘。时值夏天,白天烈日当空,夜晚蚊虫密集,坚强的毅力战胜了重



重困难,7天7夜过去了,7月25日凌晨2点30分,一根黄金手杖出现在人们眼前——奇迹终于发生了!

这根手杖长1.42米,纯金卷包,重约500克,上面还雕刻着人头、鸟、鱼形图案,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首次出现的!考古工作人员顿时兴奋起来,他们预感到还将会有更多让人不可思议的发现。尽管人们已疲劳不堪,但速度却明显加快了。又是几个昼夜过去了,一座宝库终于被打开了:在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1号坑中,埋藏着400多件珍贵文物,除了玉器、青铜礼器、兵器、象牙等物品外,最让人吃惊的是那些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的青铜头像,与真人面部相当的青铜面具,而且还有黄金面罩,这可是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而且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长相之奇、造型之怪,在世界考古史上也见不到类似的。

面对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头像、面具,考古学家们迷惑了:它们从何而来?为什么是这等模样?它们不仅不像我们亚洲蒙古人种,而且不像全世界任何一个人种或者动物,好多人不由产生一种骇人的想法:莫非这说明创造三星堆文明的竟然是



外星人？

人们的惊恐还没有过去，不到一个月，在距 1 号坑二三十米的地方，又发现了 2 号坑，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最早的发现者仍然是那些取土的工人。2 号坑长 5.3 米，宽 2.8 米，深约 1.55 米。这次的发现更为惊人，有一尊 2.62 米高的青铜人像，还有复原后达数米高的青铜树，一大堆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以及巨大的青铜面具、青铜头像、铜鸟、铜鸡、铜蛇、玉器等，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 1 号坑，特别是青铜人像和青铜树，更是我国考古史上所没有的。1988 年以后，对三星堆遗址内的土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试掘，取得了更大成果，它表明三星堆遗址是被城墙环绕的，现存总面积 2.6 平方公里，如此规模的城市，在当时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三星堆文化的出土让人们发现了一个从来没听说的事实：它表明距今 4500 年至 3000 年左右，这里存在着一支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既不同于以鼎鬲等三足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以彩陶为代表的西北文化。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考古学界为之无比兴奋，各大报刊也相继报道，“世界奇迹”，“无以伦比的东方艺术”，“比兵马俑更加非同凡响”，惊叹与



赞誉纷至沓来,真可谓“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难解的谜

发掘并不是目的,考古学家必须对他们的发掘进行确证和解释,让它们转化为切实的历史和文化图景,然而,历史已不会说话,当考古学家面对的是没有任何人见过的、冰冷的文物时,应如何去解释呢?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是惟一可以借用的工具,而且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确实是人类的创造物,那么我们靠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积累的知识是能够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的。让考古学家迷惑的是,在运用知识进行解释时,往往同时产生几种不同的答案,而且每种答案都有合理性,那么,哪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呢?

三星堆文化留给我们许多难解的谜,让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是如何解答的吧!

(1) 埋葬坑之谜

三星堆绝大部分重要的文物都来自于编号为 1 号和 2 号的两个埋葬坑,据碳 14 测定,1 号坑距今约 3400 年左右,2 号坑距今约 3100 年左右。在清理时,坑中的文物都有明显被火烧烟薰的痕迹,象牙有的



地方被烧焦了,玉器有些被烧裂了,而且有的是被打坏的,青铜立人像则从腰部断为两截。

蜀人为什么把这些即使在当时也贵重无比的東西埋在坑里?为什么又要有意识地破坏?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这两个坑都是祭祀坑,在祭祀天地神灵后,将祭物用火焚烧,然后掩埋;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政权发生变更,前任国王被另外的部族首领推翻,宗庙被毁,宗庙里的所有神像器具被火焚烧后埋掉,目的是让前朝供奉的神灵断了香火,而不能保佑他们的遗民,自己的江山就稳固了,上古社会朝代更迭时,这种做法非常流行;还有一种同样理由十足的说法是,古代巫术盛行,如果认为神像神器“不灵”,就会打击丢弃和烧毁,以发泄愤怒并刺激神灵;也有人猜测,当时政权交迭,灾祸骤起,这些文物的主人匆忙中埋藏起来,落荒而逃,而后再没能回来,在三星堆发现的玉器也属于此类型,其他说法还有很多,每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让人难以选择。

(2) 城墙之谜

三星堆遗址的城墙分东、南、西三面,北面是鸭子河,城墙无拐角,经发掘,城墙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高大厚实。让人不解的是,



城墙内外两面呈斜坡,易攻难守,再加上不封闭,北面鸭子河并不湍急宽大,防御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根据碳 14 测定,各段城墙修筑年代不一,就好像这些城墙并不是用来保障安全的。

于是,对三星堆城墙的功能展开了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说是防御用的,但明显疑点太多,难以自圆其说;另一种认为是防洪水用的,但实地一看,靠鸭子河一侧却并无城墙,一旦涨水并无阻挡;第三种观点认为既然不能御敌,又不能防水,只能解释为宗教建筑仪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三星堆的城墙从建筑造型式样到使用功能都与中原京广线带的城墙不一样。

(3)金杖之谜

1 号出土的金杖,十分引人注目。金杖的芯是木质的,用黄金包卷,长 142 厘米,直径 23 厘米,净重 500 克。上部刻有一段 46 厘米的纹饰,有三组图案,分别是两背相对的鱼,两背相对的鸟和头戴五齿高冠的两个对称的人头。这根金杖在我国考古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似乎是绝后的,迄今在成都平原和其他地方连一根类似的铜杖都没能找到。

这金杖是做什么用的?如此精致而昂贵的东



西,让人不由想到权杖。权杖是权力的标志和象征,在西亚、古埃及、古希腊、古罗如果我们承认它是权杖,那么它仅仅在三星堆文化中出现,是否意味着三星堆文化接受了外来文化——比如说西亚的影响,甚至于三星堆先民中也有从西亚过来的部族?

另外,在承认金杖是权杖的前提下,金杖到底象征什么权力也让人有些纠缠不清。有的说,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代表政治权力;有的说,从杖上纹饰分析,有鸟、有鱼,这是古蜀国的图腾形象,代表宗教权力;也有人认为,这代表了既有宗教权利,也有政治王权,象征了古蜀国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还有人说它根本不是权杖,而是蜀人的宗教崇拜对象。

(4)雕像之谜

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是最让人惊异又最有独特性的,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类似造型,因而可以作为三星堆文化的象征。

雕像共有 82 尊,包括各种全身人物像 10 尊,最大者连座通高 260 厘米,最小者仅高 3 厘米,有站、坐、跪等造型。人头雕像同真人接近,人头面具最大者通高 65 厘米,通耳宽 138 厘米。另外还有数具纯金面罩。



三星堆人物雕像个个有别,但面部神态几乎雷同,庄严肃穆、压抑冷漠,缺乏生气。特别是最大的那个面具,双目向外纵出,呈长达10厘米的圆柱体,双耳奇大,形状如戈,向两边突出,嘴唇一直长至两颊,极尽夸张,可以说是三星堆雕像艺术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三星堆艺术才富于个性,独具魅力。

塑造出这些冷漠宁静得让人紧张的雕像的人们,怀着如何的情感世界我们已不可知了,“天外来客”的猜测也让人觉得太虚妄。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他们塑的是什么人?用它来做什么用?为什么塑成这个模样?有人说,人像是代替真人的祭祀品;有人则针锋相对,说人像是蜀人崇拜的神灵,大型青铜直立人像是一代蜀王,纵目人面具则是蜀先帝蚕丛,因为传说中他“纵目”;也有人说,面具主要是歌舞用的道具。至于为什么塑成这样,一些人认为出自蜀人奇情与想象的变奏,抽象与写实的结合;一些人认为,三星堆雕像在中原和古蜀都找不到文化来源,属于突然出现的文化现象,在形制上又和西亚雕像有相近的地方,故是采借外来文化的结果;还有人坚持认为它与中原雕像有一定联系。

(5)文字之谜

上古蜀地,是否存在过独立文字,自古以来就有争议。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中说,古代蜀王之时,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但是《华阳国志》对此已有疑问。20世纪前期,主张无文字者居多,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青铜器越来越多,许多青铜器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符号,主张有文字的人也多了起来,特别是三星堆面世后,人们更加觉得如此发达的文明,没有文字是不可思议的。

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画符号,而且同一种符号有时候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很显然,这些不是偶然刻画的痕迹,它表示了一定的意义。问题是,它是文字吗?

有人说它是制作工匠、作坊的标记,或是拥有这些器物的主人的族徽之类,不属于文字;也有人说它应该是一器一个符号,没能构成成行的铭文,没有任何可供释读的途径可寻。还有人觉得三星堆乃至整个成都平原发现的符号种类太少,且极不规范,图形也太繁复,不符合文字的条件,反对者则说,作为表意文字确实理由不足,但是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就用不着那么多符号了,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